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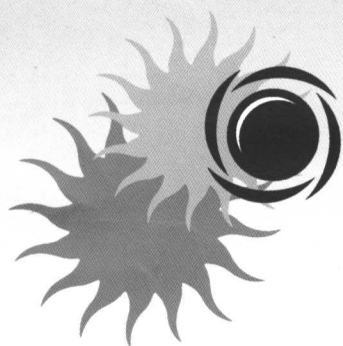
李 均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 高等教育 研究史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了解历史，不仅无法真正地理解现在，也难以有效地预知未来。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专著，正是为更好地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实而作，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和现实而作，为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作。



中国 高等教育 研究史

李 均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李均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61-3221-2

I. 中… II. 李… III. 高等教育-研究-历史-中国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2001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500 电话: (020) 87557232, 87550735

http: www.gdgjs.com.cn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27.875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2 000 册

定 价: 43.00 元



李均,1968年10月生,江苏武进人。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厦门大学高教所取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教师教育、基础教育等。近年来,主持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参与制定深圳市教育改革的重大的规划,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曾获得厦门大学“懋元奖”一等奖、广东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2001年入选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

序一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年青而又最富活力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立足本土，并非依附于西方理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学科。我和陈兴德撰写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一文指出：“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理论，早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而带有一定依附性的话，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证明，通过提升文化自觉，立足本国实际，大胆借鉴，不断超越，勇于创新，所走的完全是一条非依附发展的道路：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他国引进的；第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紧密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第三，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重视学科建制，和西方高等教育的‘问题研究’取向有明显的不同”。^① 这一论点，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充分展开，更不可能用确凿的历史资料进行实证。李均的专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正是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所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与学术并非只能处于“边缘”而依附于“中心”的西方；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对西方的经验与理论，虽有所借鉴，但始终以本土化为立足点，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在反映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与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创立富有本土气息的理论框架，并逐渐推向国际化。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这部专著，除“引论”外，按历史发展顺序，分为4编。第一编“前学科时期”（第1~3章）。从清末到民国时期，许多教育家研究普通教育问题时，对高等教育也有所涉及，但这些研究只是零散无序的评介或描述。解放后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曾一度为介绍苏联的高等教

^① 潘懋元、陈兴德：《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3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24期转载；另见《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

育制度和高等学校课程教学,出版过专门刊物,并对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还对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讨。但因不断受政治运动冲击而中断了20年。

第二编“学科建立时期”(第4~8章)。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编,也是高等教育学史上最具文献价值的一编。该编分别详尽地记载了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的几件标志性的大事:建立新学科的倡议、研究组织的建立、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诞生、若干分支学科的初步开展、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独立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本编所断历史时期,虽只有短短的7年(1978—1984),却是提升中国文化自觉,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实际需求,莫立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关键时期。

第三编和第四编(第9~14章),顺序叙述近20多年的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史,其中第三编(1985—1991)是“规模扩充时期”,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激增,同时,派生了众多分支学科,初步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学科群,被外国学者叹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第四编(1992年至今)是“稳步提高时期”。一方面,作为学科建设,理论不断加深、提高;另一方面,作为追踪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少研究成果为决策部门和高等学校所采纳,为高等学校教师干部所接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在叙事上,这两编都按“学科建设”与“现实问题研究”两条并行而有所交叉的轨迹逐步展开。

作为一部教育学史专著,本书的意义首先是系统地叙述并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从前学科时期到今天成为备受关注、成果丰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发展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我更为重视的是它的某些特殊意义与价值:

第一,这本专著,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并非依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科创立时,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进展状况和研究成果,了解不多。“土生土长”的缺点是“土里土气”,视野不宽,但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与指导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解决中国的若干高等教育问题。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有所借鉴,甚至某些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首先是从国外引进,但其主流始终是本土的。即使从西方引进的某些分支学科,也结合中国实际,有所改造,有所创新。

第二，这本专著，是由作者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正如本书所记载，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策源地，许多当年的文献资料，存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资料室中，存在当时参加学科建立活动的学者和研究生头脑中。李均从硕士到博士前后多年在这个环境中生活，本来就耳熟能详。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机会查阅、整理当年的原始资料，同当年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吴丽卿、王增炳老师和我详读，并访问了众多当年参与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老同志，做了详细的记录。作者将这些原始资料与访谈记录，尽可能保存于专著中。有的章节，可能篇幅稍长，而这正是这本专著的另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的所在。

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不能满足于规模大、成果多，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科学化（不是八股化）水平和应用价值，逐步走向国际，不是依附于西方，而是同国外高等教育界相互借鉴，平等对话。《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只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长河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正如作者所说，“追寻历史轨迹，梳理发展脉络，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序二

刘海峰

温故可以知新，鉴往可以知来。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进行自身学术史的回顾便显得必要。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进入一个较高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作一回眸，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在《呐喊》中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门学科的形成也与此类似：世上本无所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科举学之类。与西方语境不同，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中国人比西方更常使用“学”的概念，包括学科的概念。西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在中文里头就可以称之为学科。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从1984年以后，形成了高等教育学，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语文习惯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当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也经历了从一般的高等教育研究到高等教育学理论构建的过程。在高等教育学科形成以前，早就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我于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后，第一项研究任务便是协同潘懋元先生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不少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当时《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不时有水平相当高的论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完全属于高教研究的范围，如庄启1912年发表的《论大学学位及学凭之颁给》、沈步洲1913年发表的《大学课程刍议》等。至于蔡元培的一些论文和演说，现今从事高教研究的学者一般都了解一些。而且，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往往发端于大学院校史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研究有不少是很有分量的高等教育史研究。

由于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些方面实际上只是回归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的体制,因此民国时期一些高教研究论文在现在看来也还有价值,而且水平甚至不亚于当今许多高教研究论文。但这些研究毕竟不够系统,只有正式提出高等教育学的概念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并促使研究出现飞跃。对中国高等教育从一般研究发展到高等教育学科形成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很有价值,也很有难度,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甘坐冷板凳的毅力。

中国优秀的学者向来有潜心治学的传统。在当前整个学术界较为浮躁的情况下,提倡严谨治学,力戒浮躁尤有必要。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和大学及研究机构某些评价考核办法的诱导,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心态不够沉稳,急于求成,力图短平快地出成果。而随着中国大陆学者尤其是大学教师待遇的提高,社会各界对学者的期盼和道德要求比过去更高了,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却比过去更为浮躁、更为急功近利,所以才有“跑学问”和“炒学问”的说法。当今确实应提倡冷板凳精神,使学者真正将主要时间在书桌前坐下来,认真读书,多读慎思。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问题,李均博士敢于将其选为博士学位论文,具有相当的勇气和思想准备。因为要较好地完成这一研究任务,既要向当代一些学者作调查,也需整理书信档案等“古董”,还要善于取精用宏地驾驭千头万绪的资料。其中最难的可能还是甘于寂寞,钻入这年头很少有人光顾的过刊阅览室和老书库,静下心来披阅史料。

动静分明的学者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从前的学者坐而论道的多,身体力行者少;现在的学者四处行走的多,静心治学者少。宁静可以致远,专注方能成学。不颠沛流离,不为外物所动,坐得下来,这是身体上的宁静。但对一位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宁静。因为静水深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较可能产生出深刻的思想。身处繁华喧闹的当今世界,耐得住寂寞的人有几何?学者的内心和生活,也多是忙碌慌乱,很少有长时间能够安静下来潜心钻研,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大问题,做一点大学问。

我觉得,做大学问也需讲究一种“气”。这里所说的气,是指气概、气质、气度、气魄等等,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抽象的概念。若有激情和大气,对做大学问也未尝不是好事。要写出有气势有气韵的文章,最好应具备一种高贵的气质,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顽强气概,心胸宜宽阔,眼光应远大,应追

求一种崇高的境界。体现在研究问题上，就要知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向难度大的选题挑战。“气”的另外一方面是最好要有灵气、书卷气。晋代的葛洪曾指出：“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做大学问不仅需要智性的生活，还需要灵性的生活。而灵性的提升需要澄明的心境。由静致明，心静方能澄明。胸怀高洁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往往透露出清雅脱俗的灵气和才气，通篇贯穿着一种流畅洗练的文气。当然，如果读书只是为稻粮谋，小打小闹混一碗饭吃，那另当别论，对其不必有太高的要求和期许。

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做出真正高水平且能流传后世的成果，除了要有一定的天资以外，非得要有坚强的毅力和艰苦的付出不可。而要达到较高的境界，就不得不舍弃一些。我很赞同发明激光照排技术的王选院士的观点：真正的科学家往往无法享受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却能体验常人无法体验的乐趣。有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为学的乐趣，但正如“庄子秋水我知鱼”的典故中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对一个有所追求的文科学者而言，坐下来写作——过去为爬格子笔耕现在为打键盘码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因此，坐冷板凳对有些人来说，是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就是写专门史，而好的史书要求作者具备史德、史识、史才、史学，四者缺一不可。在德识才学四者之中，史德为首要，即能够做到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倡隐恶扬善，但写史却提倡不虚美、不隐恶。作为李均博士的导师之一，我知道他写作此书已经尽量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并花了不少心思去构思，采用纪事本末体，展开宏大的叙述，以避免写成流水帐似的史书。只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内容庞杂，其中又牵涉到许多今天的当事人，有些问题不易着墨，确实颇费斟酌。如何将繁富的内容去粗取精，把握尺度，并使历史著作在存史的同时，更多地体现资鉴的功能，还值得李均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体悟。

目 录

序一	潘懋元 (1)
序二	刘海峰 (4)

引 论 高等教育研究及其历史轨迹	(1)
第一节 高等教育研究：界定与分类	(1)
第二节 高等教育研究史：分期与轨迹	(8)
第三节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研究：文献与方法	(26)

第一编 前学科时期（清末—1977）

第一章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清末—民国）	(36)
第一节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发轫	(36)
第二节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	(43)
第三节 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简要评论	(61)
第二章 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初步探索（1949—1957）	(64)
第一节 对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介绍	(64)
第二节 对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	(68)
第三节 对教学改革若干问题的争鸣	(70)
第四节 对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初次探索	(75)
第三章 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波折（1957—1976）	(82)
第一节 “整风”、“反右”、“大跃进”运动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冲击	(82)
第二节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的部分恢复	(87)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高等教育研究的严重扭曲	(90)

第二编 学科建立时期（1978—1984）

第四章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起步	(100)
第一节 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建立	(100)

第二节 国内教育家对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呼吁和倡导·····	(108)
第五章 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的建立·····	(116)
第一节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和两次筹备会议的召开·····	(116)
第二节 全国各地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广泛建立·····	(122)
第三节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正式成立·····	(127)
第四节 筹备和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重大意义·····	(130)
第六章 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诞生·····	(139)
第一节 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编写和出版·····	(139)
第二节 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和内容·····	(148)
第三节 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在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	(151)
第七章 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研究的初步开展·····	(162)
第一节 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建立·····	(162)
第二节 高等教育史学科的建立·····	(167)
第三节 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初步形成·····	(170)
第四节 其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173)
第八章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初步开展·····	(176)
第一节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起步·····	(176)
第二节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初步形成·····	(179)
第三节 开展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185)

第三编 规模扩充时期 (1985—1991)

第九章 “高等教育研究大国”的形成·····	(190)
第一节 遍布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组织·····	(190)
第二节 日益壮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	(197)
第三节 数量众多的高等教育研究刊物·····	(202)
第四节 层出不穷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206)
第十章 高等教育学科群的形成·····	(213)
第一节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辨析·····	(213)
第二节 高等教育学的发展·····	(215)
第三节 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	(221)
第十一章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发展·····	(245)
第一节 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245)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250)
第三节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	(257)
第三节	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267)
第四节	高等教育经济问题研究	(270)
第六节	其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273)

第四编 稳步提高时期 (1992 年至今)

第十二章	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巩固与发展	(278)
第一节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	(278)
第二节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调整和充实	(285)
第三节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295)
第四节	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增长与若干重大课题研究的开展	(308)
第十三章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进展	(319)
第一节	高等教育学的改造和发展	(319)
第二节	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改造和发展	(329)
第十四章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进展	(352)
第一节	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352)
第二节	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359)
第三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366)
第四节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	(373)
第五节	面向 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381)
第六节	其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389)
余 论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反思与瞻望	(392)
第一节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392)
第二节	对 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初步瞻望	(399)
主要参考文献		(421)
后 记		(431)

引 论

高等教育研究及其历史轨迹

“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大国，而且是一个新兴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国’”^①。深入系统地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追寻历史轨迹，梳理发展脉络，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了解历史，不仅无法真正地理解现在，也难以有效地预知未来。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专著，正是为更好地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实而作，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和现实而作，为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作。

本引论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界定与分类、高等教育研究历史阶段的划分以及对本研究相关文献与方法的阐述，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的研究对象、范围、逻辑线索、研究方法与结构体系。

第一节 高等教育研究：界定与分类

“教育是一个永恒的概念，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②。作为学校教育的最高层次，高等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自从出现了高等教育，人类对这一活动的反思和探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几乎如影随形。探讨高等教育研究历史首先必须对高等教育研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分类，以确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界定

何谓“高等教育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专门研究领域，但西方学者在给

① Maoyuan Pan, Jun Li & Xiaohong Chen. (2002).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 *Change: Transformations in Education*. Vol. 5. No. 2. p1.

② 潘懋元主编：《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高等教育研究”下定义的时候却感到困难。英国学者丘奇（G. H. Church）认为，给高等教育研究下定义的主要困难在于：“研究领域这一概念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且“这一研究领域究竟研究哪一个层次的问题，人们并不清楚”^①。德国学者乌里奇·泰奇勒（Ulrich Teichler）也认为：“定义与分析高等教育研究亦非易事，因为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而且高等教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教育研究、职业研究和科学研究等并非完全隔离，而是更倾向于相互交叉、融合。”^②于是，丘奇、泰奇勒以及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等我们熟知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不曾对高等教育研究做过明确界定。

在中国，经过近20多年的努力，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和庞大的事业，但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对高等教育研究概念本身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绝大多数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和以探讨高等教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也都对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加以省略，似乎它的内涵不言自明。实际上，“科学概念建构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准确地确定概念的内容，它是明确做出一项有关某一对象是否属于某个概念的决定的必要前提。”^③因此，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若不从概念上对其加以明确界定，势必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高等教育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从而对整个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据了解，目前国内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从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和功能出发对高等教育研究概念进行过界定，所下定义大体分为三种。

——把高等教育研究界定为：人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揭示高等教育本质、探索高等教育规律的一种认识活动。胡建华、周川等学者合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对高等教育研究即做了如此界定。^④

——在认同高等教育研究揭示高等教育本质和规律的同时，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还要分析高等教育的现象。如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即人们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高等教育现象，揭示高等教育本质，探索高等教育规律的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科学发现与创造活动，发现的是高等教

① [英] G·H·丘奇著，毛祖恒译：《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4年第1期。

② [德] 乌里奇·特曲勒著，刘娟等译：《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期刊的作用》，《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德] 沃尔夫冈·布列钦卡著，胡劲松译：《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④ 胡建华等著：《高等教育学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育内外部的各种联系,创造的是解释说明高等教育、改造发展高等教育的理论与方法。”^①

——对高等教育研究概念做出较为宽泛的理解。如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高等教育各领域、各范围、各层次的研究在内,小到具体的课程安排,大至国家的高教发展战略以及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凡以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均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参加研究的人员具有群众性甚至全员性。”^②

根据上述三种定义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概念的理解宽窄不一,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哪一种定义最准确呢?概念的界定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界定往往还体现学者对所界定对象本身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取向,因而将各种界定中的分歧“归于一统”、形成一个人人都认同的定义的努力是徒劳的、无益的。同样,本书也有需要对“高等教育研究”下一个规定性定义,即本书使用的“高等教育研究”是什么意思?

每个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一个概念的内涵规定的特征越多,其外延就越小,包含到该概念下面的对象的数量就越少。如果界定高等教育研究为“运用科学的方法揭示高等教育本质、探索高等教育规律的一种认识活动”,那么,在探讨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时候将遇到极大的困难。纵观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关高等教育的著作、论文、资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真正属于所谓揭示高等教育本质和规律的研究为数不多。相当一批在此领域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往往只是经验总结、现象分析以及对具体政策的研究、建议等,如果把这些工作统统排除在高等教育研究大门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会变得非常狭窄,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会变得单薄,有时甚至显得乏善可陈。

有一位学者曾撰文指出,工作经验总结式的论文和著作不能划入“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之列,它们的存在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现象,他还较为含蓄地批评这种“泛化”现象是重数量、轻质量,影响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水平的提高。^③与这位学者的观点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在其长期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对广大高校教师、干部围绕本职工作所做的各种经验总结式的研究给予鼓励,并肯定其特有的价值。他认为,那些面向本校的“院校研究”或经验总结,

① 李文长等著:《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刘尧:《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胡建华:《试析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现象》,《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1期。

“从教育理论的学术层次上看，可能是低水平的、经验性的，但却比较切合实际。低水平的文章有低水平的价值，‘下里巴人’的社会价值，不一定低于‘阳春白雪’。它的价值在于针对本校的实际问题，发表一得之见，以供决策咨询；或总结一点经验，以供同行参考。”^①

本书倾向于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概念做较为宽泛的理解，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是这种理解相对“真实地”反映中外高等教育研究历史与现状之“实然”：不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大量经验总结性的工作研究、政策研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也主要是针对本校实际的院校研究，而不只是揭示“本质与规律”^②。

通过考察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本书认为一切针对高等教育现象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思与探究都属于高等教育研究。这里的“高等教育”主要指基础教育之上的各种专业性、学术性教育；“高等教育现象”亦称为“高等教育活动”，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也包括中观层面的高等学校发展和微观层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反思与探究”既包括运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理性的、系统性的反思与探究，也包括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不甚严格的、经验性的、不一定形成系统的反思与探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理性的还是经验性的反思与探究活动都是同反思与探究的客体相分离的，即高等教育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现象的研究，而非高等教育现象本身。如课程设置、高教发展规划的制定等不是高等教育研究，而是高等教育现象或高等教育活动，只有针对课程设置和发展规划进行的研究才可以划归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之中。此外，当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还出现了一种不直接针对高等教育现象而针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即针对已有研究的研究，这类元研究性质的研究也应该属于高等教育研究。

综上所述，本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界定是：对高等教育现象和理论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思与探究。

二、高等教育研究的分类

对高等教育研究进行分类，学术界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前苏联学者格穆尔曼将高等教育研究分为“一般的理论研究”、“局部的理论研究”、“具体专题的研

^①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的比较、困惑与前景》，《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② 2004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